

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

管 東 貴

在一定時期內，人口的變遷不外三種可能，即增多、減少、或平衡。而人口的變遷，則又往往是影響社會、經濟及政治等方面之發展的基本因素。這種情形古今殊無二致。

抗戰前，對於戰國至漢初這段時期的人口問題，曾一度有過熱烈的討論(參下)。但自那以後，却一直沈寂到現在。這並不是問題已獲解決，而是一方面由於對整個古史研究逐漸淡漠，另方面則是由於能供利用的直接資料極有限，而當時所考慮的因素又都甚簡單。

戰國至秦漢¹，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大轉變時期：先是周王朝受外族侵迫，漸至分裂崩潰，至秦漢而統一，進而富強，進而擴張。漢帝國的建設與強大，其受惠於歷史的因素不只一端。然則人口變遷的因素對它有何影響？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不過，要瞭解這個問題，最要緊的還是應先知道戰國及漢初各有多少人口。

儘管這段時期可供利用的關於推測人口的直接資料極少，然而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有人作過粗略的估計，晉皇甫謐帝王世紀²：

考蘇、張之說（按，指史記蘇秦、張儀傳中之記載），計秦及山東（按，指華山以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歿，相

1. 從整個社會或歷史發展的角度上去看，把秦漢看作一體而抹去它們之間的朝代界線是可以的。秦是統一奠基時期，漢是統一建設時期。就「統一」的發展趨勢而言，兩者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從人口變遷的觀點看，則戰國至漢初是人口減少的一個時期；漢統一後，人口停止減少，而漸漸轉為增加（參下）。這是另一種看法，然也同樣可以把秦與漢之間的朝代界線抹掉。

2. 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49。

踵於路……

蘇秦、張儀是戰國中葉人。據皇甫謐的推測，當時中國（秦及山東六國）人口有千餘萬，他的根據是戎卒五百餘萬。戎卒數可從史記蘇秦傳及張儀傳中求得（見下）。然而，由五百餘萬戎卒推算出有千餘萬人口，是怎麼推的？皇甫謐沒有說明。而且「千餘萬」三字，也太籠統。所以帝王世紀的說法後人多不採信。通典雖錄有這段文字，但已將「其所殺傷三分居二」改為「三分居一」。「居一」、「居二」雖然都同樣沒有具體的根據，但通典這樣改，即表示對帝王世紀的說法有異議³。

民國二十年前後的一段時期，對於戰國秦漢的人口數問題，曾有過一陣熱烈的討論。其中有只說人口增減大勢而未提出人口數字來的，但却都認為春秋戰國時期人口有增加跡象，而戰國至漢初則大幅銳減⁴。另外也有提出人口數字來的，如梁啓超先生說的：「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漢初）無逾五、六百萬」（詳下）；又如曹松葉說的：「（戰國）有四千餘萬人口。……（秦）死亡率增高，與生產率或處於平衡的狀態下，人口無增多的傾向。……從陳涉起兵，到高祖統一中國，其所殺戮，或在千萬左右，因此那時的人口，與秦時相較，約有減無增。……後來經惠帝文景的休養生息，戶口日增」⁵。梁、曹兩位所說的人口數雖各不同，但也同樣認為漢初人口遠少於戰國。

本文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梁啓超先生的研究線索進行的，所以下面我們就先從梁先生的意見說起。梁先生推測戰國時期的人口說⁶：

蘇秦說六國，於燕、趙、韓、齊皆言帶甲數十萬；於楚則言帶甲百萬；於魏則言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⁷。張儀言秦虎賁之士百餘萬。又蘇秦言齊、楚、趙皆車千乘，騎萬匹⁸；言燕車六百乘，騎六千；言魏車六百，騎五千。張儀言

3. 參看通典食貨典卷七。

4. 例如楊向奎自戰國到漢末中國戶口之增減，載禹貢一卷一期，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又王崇武秦漢之戶口與政治，載北京大學史學一卷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5. 曹松葉戰國秦漢三國人口略述，頁3-5，載中央大學史學創刊號，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6. 見中華書局飲冰室文集第四冊中國歷史上人口之統計，頁39-40，「周末人口略算」。按，該文原載於新民叢報46，47，48期，1903。

7. 據史記（藝文印書館影印四史本，下同）卷69蘇秦傳，除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外，尚有厮徒十萬，合共七十萬（頁901）。按，厮徒為「炊烹供養雜役」（見正義）。

8. 史記蘇秦傳並沒有提到齊的車騎數。

秦車千乘，騎萬匹。以秦、楚兩國推例之，大抵當時兵制，有車一乘，騎十四者，則配卒一千人。故秦、楚千乘而卒百萬，趙六百乘而卒六十萬。然則蘇秦雖不確言齊、趙、燕、韓之卒數，然也可比例以得其概。大約齊、趙皆當百萬，燕、韓皆當六十萬，蓋當時秦、趙、齊、楚皆一等國，而韓、魏、燕皆二等國也。以此計之，七雄所養兵，當合七百萬內外。由兵數以算戶數，據蘇秦說齊云，臨菑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菑之卒可得二十一萬。是當時之制，大率每一戶出卒三人，則七國之衆，合當二百五十餘萬戶也。由戶數以算人數，據孟子屢言八口之家，是每戶以八人爲中數，則二百五十萬戶，應得二千餘萬人也。此專以七雄推算者，當時尙有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閬、粵等不在此數。以此約之，當周末時，人口應不下三千萬。

梁啓超先生的推算，比前引皇甫謐及曹松葉的都更有條理。不過，仍有可商榷的數點如下：

（一）戰國中葉（蘇秦、張儀時），七國（或七雄）卒數不可能有七百萬。很明顯，如果有七百萬，則每國平均有一百萬。然而卒數最多的秦、楚兩國，每國也只有百萬，其餘則都只有數十萬。所以七國的卒數應重作估計。茲據史記蘇秦傳及張儀傳所記，將七國的車、騎及卒數列表於下：

表一 戰國七雄車、騎、卒數表

	齊	楚	秦	趙	燕	韓	魏
車		千 乘	千 乘	千 乘	六百乘		六百乘
騎		萬 匹	萬 匹	萬 匹	六千匹		五千匹
卒	數十萬	百 萬	百 萬	數十萬	數十萬	數十萬	七十萬 ⁹

表中有明確數字的是楚、秦、魏，卒數共二百七十萬；其餘的四國均爲「數十萬」。照梁先生說法，以車一乘騎十四者配卒千人計，則趙有車千乘，卒僅數十萬；而韓、齊則更無車、騎數。若依車、騎數以推兵數，則齊、趙、韓無所依據，所以必須另作估計。我們看，趙有車千乘，而未言有卒百萬，遊說之辭尙且如此保守，當因距百萬之數尙遠故，今從寬估作八十萬。齊當時尙是大國，然也僅言數十萬，若與趙比，也

9. 參註7。

可寬估爲八十萬。韓、燕都是較小的國家，而燕有車六百乘，騎六千匹，估從梁先生所說配卒數估計¹⁰，則有卒六十萬人。若視韓與燕相當，則也可估作有六十萬。綜此四國之卒共有二百八十萬。連楚、秦、魏之二百七十萬，則當時七國之卒總共約有五百五十萬左右。蘇、張之言，爲遊說之辭，很可能有點高估，而本文所推算之四國也係從寬估計，所以這五百五十萬之數也是最高估計。

(二) 所謂「蘇秦說齊，臨菑七萬戶，戶三男子，則臨菑之卒可得二十一萬」，不宜看作是當時普遍的正常兵制之數。蘇秦說那話，是指有特別情況時，不必待遠縣所發之卒，單是臨菑一城每戶即可以平均出三男子，而得卒二十一萬¹¹。所以若視爲是當時普遍的正常兵制之數，則可能失之過分高估。另看晁錯於漢文帝時所上勸農力本疏有謂：「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¹²。這雖是漢初情況，然或即承自戰國之制。所謂「服役」，顏師古注云：「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這跟兵役制當有關聯。晁錯所說之「二人」，其上雖有「不下」二字，但他說這話時，是在表明農家役事之重，頗有取其重者爲例的意向。而戰國時貴族等家庭皆在免役之列。所以每家平均二人服兵役計，是一個比較適當的數字。至於「家」的大小，我們在下面再討論。

(三) 關於「八口之家」的問題，也應重作考慮。早於蘇秦的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說：「今一夫挾五口」，他在那段文字中的許多計算也都是以一家五口爲

10. 車與步卒人數的配置，除梁氏所說的外，尚有周制及司馬法的不同：周制爲一車二十五人（參看石璋如周代兵制探源，載大陸雜誌九卷九期，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司馬法爲一車七十二人（參看：孫子十家注卷二作戰篇「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句杜牧注；竹添光鴻左傳會箋隱公元年「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句杜預注及竹添氏箋。按，今本司馬法無一車七十二卒之文）。梁啓超先生所說的一車千卒，是根據蘇秦的說詞來的，其中步卒千人，遠遠超過了周制或司馬法所述之數。這樣大的差距，未必是蘇秦過甚其詞以求寵信。相反地，它反映的可能是當時各國爲應付戰爭而急速擴軍的現象。齊殺蘇秦在周慎威王四年，公元前317年。是蘇之遊說六國，當已入戰國後半期；這正是列國間戰爭愈演愈烈的時期。當時車與步卒人數的配置，可能並沒有一致性的制度；都可因戰爭的需要及經濟能力的大小而有變化。惟正由於因應戰爭的需要，加強軍力乃成爲一致的趨勢。但加強軍力，車、騎之受經濟能力的限制遠較步卒爲大。所以各國在擴充軍力的競賽中，爲發揮經濟效果，重點放在擴大步卒編制上，是很有可能。蘇秦所說的一車千卒，可能即是在這種擴大步卒編制的情勢下，各國間的一個平均約數。基於這一觀點，所以我認爲梁先生的意見是可取的。在還沒有發現其他更可靠的根據以前，拿它來推算兵數，仍不失是一種可用的標準。

11. 參看史記蘇秦傳，頁901。

12. 漢書（藝文印書館影印四史本，下同）卷二十四上食貨志，頁517。

準¹³。而晁錯也說：「今農夫五口之家」。李悝與晁錯相距二百五十年左右；蘇秦與孟子大約同時，兩人上距李悝下距晁錯約皆為百餘年¹⁴，而李、晁兩人先後都以五口之家為例，則這一數字應有相當的代表性。再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漢於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時之戶數與口數計算（參下引地理志），每戶平均為四點八七人，與李悝及晁錯所說的五口之數相當。當然，李悝與孟子所見，可能各有不同，地域上也容有差別。而且李悝與晁錯說「五口之家」，口氣上都是「那樣的收入，養活五口的家庭都有困難」；而孟子說「八口之家」的口氣（按，孟子中兩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則都是「那樣做，八口的家庭都可以不挨餓」。對家庭的口數，李、晁取其低估，而孟子取其高估。所以，如果以李、晁所說「五口之家」與漢平帝元始二年之每戶平均人口數相當這一現象為主要準據，而再顧到孟子之言，則平均每戶以六口算，應是一種比較可信的估計。梁啟超先生單以孟子之言，取八口為每戶平均人數，顯有偏高之嫌。

有了這幾項數據的修正，則我們對於戰國中葉中國的人口數可重作推測：每戶出卒兩人，卒數五百五十萬，則戶數當為二百七十五萬；每戶平均六口，則當時七雄轄下當有人口一千六百五十萬。若再以宋、衛、中山，東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閬、粵等地共有上述七大國人口之半數八百三十萬計（按，梁啟超先生即以諸小國人口數為七大國之半計），則戰國中葉中國之人口約為二千四百八十萬。整數言之，約為二千五百萬。這應是最高估計，因為作為基本根據的七國卒數以及每戶平均口數都是從寬估計的。

惟有另當說明的兩點是：（一）這是戰國中葉一段時期，也即秦統一中國前約莫百年左右的人口數。（二）這可能是漢以前中國人口的最高峯，理由是自春秋以來，

13. 見漢書食貨志引，頁514。

14. 李悝生卒年不詳，惟魏文侯元年當公元前445年（按，此係據古本竹書紀年「晉敬公六年魏文侯初立」句推定，若據史記六國表則是公元前424年，史記誤，錢穆先生也認為魏之年代「史記誤短二十二年」，見所著國史大綱頁51），在位三十八年。蘇秦卒於公元前317年，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卒於公元前289年（參看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晁錯上勸農力本疏約在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左右（參看資治通鑑）。是蘇秦與孟子大約同時，而兩人生時，上距李悝下距晁錯時間也大約相當，均為百餘年左右。

農、工等生產技術迅速進步，工商繁榮¹⁵，經濟上的突破性成就為人口的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而戰國中葉以後，列國間戰爭有愈演愈烈之勢，不但消耗的財富日益增加，死傷的人數也日益增高，而逐漸抵消了人口的增長。所以使戰國中葉達到的二千五百萬人口乃成為漢以前的一個高峯。

就歷史情況及事理來推測，這個「高峯」在戰國中葉以前的上昇時期是緩緩的，其下降則呈陡坡狀。因為「高峯」的下降主要是由愈來愈廣愈烈的戰爭造成的。不過這個「高峯」似應有一段維持時期，即由生長率大於死亡率的情形下，漸漸轉變為生死兩數相近，而後死多於生而急劇下降。尤其自秦滅韓（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之後，秦與東方諸國間生死存亡的衝突已明確化，戰爭之慘烈乃勢所難免。所以秦滅六國的那些年（秦始皇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30~221年），可能是人口下降的第一個陡坡。秦統一後十餘年間，一般都認為人口並沒有回昇，理由是在那十餘年間，秦北伐匈奴，南征交趾，又有長城之役，五嶺之戍，修馳道，作驪山，屢有大規模的徵發，閭左贅婿皆在其列，百姓死亡，相踵於路。自陳勝、吳廣起事後，六國紛起抗秦，進而轉為楚漢相持，數年間廣泛而慘烈的戰爭，又使人口急劇下降，形成另一個大陡坡。所以秦統一時，人口遠比戰國中葉少；而漢統一時，人口又比秦時少。這種人口下降的趨勢，直到漢統一，社會安定後，才又逐漸回昇。這些情形，我們都只能作合理的推想，而無法用圖來表示，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這些人口變遷的數字及其確切的時間。

不過，有一個問題我們還是要追問，就是戰國中葉以來，人口一直下降到漢初才停止，那末漢初究竟還有多少人口？這一點，梁啟超先生也作過推測，他說¹⁶：

據史記秦本紀及六國表，則自孝公至秦始皇之十三年，其破六國兵，所斬首虜共百二十餘萬。而秦兵之被殺於六國者尙不計，六國自相攻伐所殺人尙不計，然則七雄交鬪，所損士卒當共二百萬有奇矣。而始皇一天下之後，猶以四十萬

15. 參看管東貴漢初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載於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16. 同前中國歷史上人口之統計，頁40，「漢初人口略算」。

使蒙恬擊胡，以五十萬守五嶺，以七十萬作驪山、馳道。三十年間¹⁷百姓死亡，相踵於路。陳、項又恣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定天下，人民之死傷亦數百萬耳。及平城之圍，史稱其悉中國兵，而爲數不過三十萬耳，方之六國，不及二十分之一矣。漢既定天下，用民服役者，當不致如六國之甚，然以比擬計之，當亦無逾五、六百萬者。

梁先生的這段推測太過籠統，且尙有可議者兩點：（一）所謂平城之圍，悉中國兵不過三十萬。實際上這三十萬兵只是所能掌握在劉邦手裏的軍隊而已。當時韓王信已領其軍引發平城之圍，而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兩人手下的軍隊都不是劉邦所能調得動的。所以梁先生以平城之役的三十萬兵數爲依據去比擬，說「無逾五、六百萬」，是不妥當的。（二）梁先生以平城之役的三十萬兵數，跟戰國七雄的七百萬兵三千萬人口比擬，認爲漢初人口「無逾五、六百萬」。兵與兵比爲不及二十分之一，而人口之比却是六或五分之一。比擬之差距如此懸殊（按，戰國兵數七百萬，全是七雄之兵，而人口三千萬却有七雄以外的人口約一千萬，參前引「周末人口略算」，若除去七雄以外的人口，懸殊更大），頗有任意裁斷之嫌。所以梁先生的關於漢初人口的推測，無論在根據上或推算方法上都有問題。

關於漢初的人口情形，尙有兩條值得參考的，也是常被引用的資料。一是劉邦於平城之困突圍後，回京途中，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耳』」¹⁸。這是高祖七年，漢統一已兩年的事。這條資料告訴我們，當時曲逆的五千戶，是秦時的六分之一左右。不過其餘的人並不是都死亡了，有很多是「亡匿」而已。由此可見曲逆原有人口之仍活在世上的，決不只有五千戶，也即應多於秦時的六分之一。另一條資料是漢書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的一段記述：「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定封。訖十二年，諸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載什二三。是以大

17. 這幾句話原出自帝王世紀，「三十年間」四字，帝王世紀原作「十餘年間」，通典食貨典卷七引作「三十年間」，誤。因爲自始皇統一至秦滅，只有十餘年。梁先生或係據通典文，從誤。

18. 見史記卷五十六陳平世家，頁823。按，「今見五千戶」，漢書陳平傳作「今見五千餘戶」。

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¹⁹。高祖十二年是最後一年，離過曲逆之年已五年，距統一則已七年。此時人口仍僅及秦時的十分之二三。所謂「戶口可得而數」的「數」，顯然仍是對秦時的戶籍記錄而言的。這比過曲逆所見縱或稍有增加，但也很有限。其餘十分之七八的人口，雖仍未能確定全係死亡，但其中死亡者佔多數是很可能的。這也表示漢統一之初的人口遠在秦時之下。大約半世紀後，到文景間，社會已安定²⁰，經濟也已復甦（「富厚如之」）。所以一方面是流民都已回籍，另方面是自然繁息的人口也已顯著。於是各侯國人口的增加輒以倍計。然而這時候人口似乎仍未達秦時數量。漢書卷四文帝紀後元年（公元前163年）：「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所謂「以口量地」，就是指以全國農田面積除以人口數所得的每人平均地畝數；「古」，當然是指從前，而很可能就是指秦代，因為漢代簿籍檔案，悉取自秦宮，其中當有秦代之人口及田畝記錄。前文所述漢初曲逆人口比數即是跟秦相比的。所以「其於古猶有餘」仍應是跟秦時每人平均田畝相比的結果。這樣就顯示漢到文帝晚年的人口，尤其是佔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仍尚未恢復秦時舊觀。這就更表明漢初人口遠在秦時之下了。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印象，就是秦代人口遠比戰國中葉的二千五百萬少，而漢初人口又遠比秦代少。這是自戰國中葉以來到漢初，中國人口變遷的大概情形。但由於我們無從知道秦代的人口數，所以也就無法推知漢初的人口數。而漢代本身的資料也不足以讓我們去解決漢初人口數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要想對漢初的人口數有一個粗略的概念，就不得不另想辦法了。這辦法我叫它做「類推法」。也就是根據中國歷史上幾次改朝換代導致人口急劇下降的一般情形來類推。下面我們先將自西漢末至唐代，幾次因政權轉移等大變動所導致的人口變遷的情形，就資料可能範圍內，列表於下：

我們可以把這個表分成三個部分來看，即西漢末至東漢初（以A、B兩項為主），東漢末至三國（以D、E兩項為主），隋至唐初（G、H以兩項為主）。下面我們先

19. 漢書，頁230。

20. 這期間雖仍有變故，如誅諸呂，但只止於高階層，對民間影響不大；又如七國之亂，時間只有二三個月，對民間影響也不大。

表二 漢唐間各朝戶數口數表

項別	時 間	戶 數	口 數	人口下降值 %	每戶平均 人口數	根 據
A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 2 A.D.	12,233,062	59,594,978		4.87	漢書地理志，頁853
B	東漢光武中元二年 57 A.D.	4,279,634	21,007,820	B/A 35.2%	4.91	後漢書郡國志(藝文，頁1332) 註列帝王世紀
C	章帝章和二年 88 A.D.	7,456,748	43,356,367			同上
D	桓帝永壽三年 157 A.D.	10,677,960	56,486,856		5.29	通典卷七食貨七
E	三國鼎峙時天下 通計	1,473,433	7,672,881	E/D 13.5%	5.21	通典卷七食貨七註文
F	晉武帝太康元年 280 A.D.	2,459,804	16,163,863			通典卷七食貨七
G	隋煬帝大業二年 606 A.D.	8,907,536	46,019,956		5.17	同上
H	唐太宗貞觀間 627 A.D.-649 A.D.	不滿三百萬		H/G 33.7%		同上，惟口數無記載
I	高宗永徽元年 650 A.D.	3,800,000				同上，惟口數無記載
J	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 A.D.	7,861,236	45,431,465			同上
K	玄宗開元廿八年 740 A.D.	8,412,871	48,443,609			舊唐書卷三十八地理志 ²¹

分別就這三部份來討論。

(一) 西漢末至東漢初：西漢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數(A項)，大概是西漢人口的最高峯。所以班固在寫完上列戶口數後接着說：「漢極盛矣」。元始二年後六年，王莽稱帝，而逐漸演變至光武中興。西漢末的人口高峯，經十多年(自赤眉起兵至光武統一)戰亂後，到東漢光武中元二年(B項)，銳降至二千一百餘萬，僅及西漢末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二(見表中B項「人口下降值」欄)。光武於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統一，自統一至中元二年已有二十年。在這期間，社會已逐漸安定，人民還鄉的應已還鄉，落籍的應已落籍，因此這二十年應是人口由停止減少，而逐漸轉向增加的時期。這從C、D兩項人口數之上昇趨向上可約略看出。所以光武中元二年的人口數，決不比建武十三年統一之初少。然而，即使這樣，中元二年的人口數仍只有平帝時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二。這顯示出了由西漢末到東漢初這十多年的戰亂使人口急劇減少的嚴重程度。

21. 新唐書卷三十七地理志所載同年之戶數相同，惟口數少三十萬。

(二) 東漢末至三國：通典所記桓帝永壽三年的人口數（D項），想係錄自帝王世紀，因其文字敘述大致相同，惟今本帝王世紀作永壽二年，而戶數作二千餘萬戶，顯有錯誤，口數則帝王世紀尚少六十餘萬。通典所記永壽三年的人口數，可能是東漢人口的最高峯。因為自桓帝以後，東漢雖然還延續了五六十年，但社會與政治均已呈現了嚴重的不安；而東漢崩潰後，中國又陷入了數十年全面戰亂的痛苦之中。這次的改朝換代，人口由東漢桓帝時的高峯下降的程度，較之由西漢至新莽再至東漢初的情形尤為嚴重。據通典記載，「三國鼎峙時天下通計」是7,672,881口（E項），僅及桓帝永壽三年人口數的百分之十三點五（見表中E項「人口下降值」欄）。所以通典在記完永壽三年的人口數後接着說：「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以上與帝王世紀同），是以興平、建安之際，人戶所存，十無一二」。如果我們參看F項晉武帝太康元年的人口數，就更可以窺見漢末三國間人口急劇減少的嚴重情形。通典記太康元年的人口說：「此晉之極盛也」。司馬氏受魏禪，政權是和平轉移，而且已十又五年，其間吳雖尚殘存一段時期，但並沒有重大而持續的戰爭，而其「極盛」時的人口也僅及桓帝永壽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六。

(三) 隋至唐初：通典所記隋煬帝大業二年的人口數（G項）與隋書同，而且也都說這是隋的極盛時期。可見那也是隋代人口的高峯。然而這個高峯的人口數到唐初時也下降得相當厲害。唐高祖元年為公元618年，惟國家的真正統一是在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所以通典所說的「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H項），應是真正統一後的數字。高宗永徽元年的三百八十萬戶（I項），通典根據的是戶部尚書高履行的奏。高的奏是為答覆高宗問到的戶數問題，奏中的根據當然應是國家的戶籍記錄，所以應屬可靠。貞觀不僅是唐代的盛世，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緊接於貞觀之後的永徽，正是承受這一盛世的良好成果的時期。然其戶數也只有三百八十萬。可見貞觀間「戶不滿三百萬」，大體是可信的。現在即使以整數三百萬計，也僅及隋代人口高峯時期戶數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七。這是從高估計，因為通典所說的不滿三百萬戶，計算時已拋高為三百萬戶。表中由西漢到東漢，由東漢到三國，我們所求的「人口下降值」，根據的都是人口數。現在隋唐之間的人口變動用戶數去求，根據不同，是否會有誤差？答案是肯定的。不過誤差甚小。我們看，A、B兩項的人口下

降值是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如以戶數計算，則其下降值是百分之三十五（戶數下降稍多，此值表中未列），兩者相差僅千分之二。再看D、E兩項，人口的下降值是百分之十三點五；如以戶數計算，則其下降值是百分之十三點八（戶數下降較少，此值表中未列），兩者也僅差千分之三。平均誤差為加減千分之二點五。所以G、H兩項所求的戶數下降值百分之三十三點七，若與以口數求得的人口下降值相比，其誤差當也在加減千分之二點五左右。誤差之所以甚微，可能是由於動亂發生前後，兩朝間每戶的平均人口數變動不大的緣故²²。所以G、H兩項以戶數求得的人口下降值，跟以人口數求得的應甚相近。

現在，根據上述三次人口大變動的分析情形，我們可以來估測由戰國中葉的二千五百萬人口下降到漢初的人口數。我們看表二，下降最厲害的是東漢末至三國時期，即E項的百分之十三點五；其次是隋至唐初的，即H項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七；再其次是西漢末至東漢初的，即B項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其中B、H兩項的甚為相近。現在我們拿人口下降較少的B項為基準，來推求由戰國中葉的二千五百萬人下降至漢初的可能人口數，則所得結果是：二千五百萬乘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即八百八十萬（約略言之，可作八百五十萬至九百萬之譜）。這是漢初人口的「可能上限」。我說「可能」，是因為這只是由類推所得；我說「上限」，則是因為我們在全部推算過程中，幾乎每項根據都是取的最高估計。

去年年底，我在漢初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一文中已引用到這項數字（當時已完成初稿），以說明歷史的因素對漢初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因為漢以前百來年中國就已有養活包括五百五十萬軍隊的二千五百萬人口的經濟能力²³。半年多來，我仍覺得這個數字比梁啓超先生的較為妥當。就漢代一般情形衡量，我也覺得儘管自戰國中葉以後人口一直在急劇下降（按，真正下降最烈的一段時期，應是自秦始皇十七年滅韓後至漢統一前的這二十九年），但漢初必仍有相當的人口基礎，才能在七八十年的建設

22. 參看表二「每戶平均人口數」欄。A、B兩項每戶平均人口數由西漢末之每戶4.87人增為東漢初之4.91人，計增0.04人，也即每百戶增四人，可寫作4/100（人/戶）。D、E兩項每戶平均人口數之變動是減0.08人，也即每百戶減八人，可寫作8/100（人/戶）。兩次變動每戶之平均變動率為 $\pm 6/100$ 。以此求貞觀間之人口則是 $3,000,000 \times 5.17 \pm (3,000,000 \times 6/100) = 15,510,000 \pm 180,000$ 人。

23. 見前註15。

中造成武帝時代的光輝歷史。總之，就目前所知情形看來，漢初八百八十萬人口，雖然只是上限，但仍應是一個適當的數字。不過，我們仍應明白的是，這種「類推法」，實在只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所以我們仍盼望今後能發現更可靠的資料，更精確的方法，來更妥當地解決漢初人口數的問題。

本文蒙 陳師槃先生審閱，並惠示資料及意見，特誌謝。

民國六十八年十月於南港